

赵俊杰 高 华 ● 主编

北狼动地来？

NATO: Is Wolf Coming?

——北约战略调整与欧盟共同防务及其
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

NATO' Strategic Adjustment & ESDP:
Impact on China' Security Environment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狼动地来? ——北约战略调整与欧盟共同防务及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赵俊杰、高华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 - 7 - 5161 - 0242 - 8

I. ①北… II. ①赵… ②高… III. 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战略—研究②欧洲国家联盟—研究③国家安全—研究—中国 IV. ①E161②D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0859 号

策划编辑 冯 斌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王应来
封面设计 郭蕾蕾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410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 A 类课题 课题编号 A01052

课题名称:

《北约战略调整与欧盟共同防务 及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

课题组成员:

赵俊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研究员
高 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副研究员
王振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研究员
唐永胜	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	副所长 教授、大校
王俊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李东屹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博士

课题组分工:

主编	赵俊杰:负责框架设计、初稿协调、终稿审读和撰写第三章
主编	高 华:负责初稿协调、终稿审读、统编定稿和撰写第一、二章
	王振华:撰写绪论和第五、六章
	唐永胜:撰写第七章
	王俊生、李东屹:撰写第四章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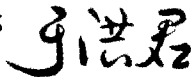
北约和欧盟是当今国际舞台上两个举足轻重的国家集团性组织，它们的战略和政策的变化对全球安全格局和国际新秩序的建构有极重大的影响，对我国的安全形势也不可避免地产生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其“一超”的国力优势试图推行单极霸权的全球战略，北约一再调整其职能和战略，为其侵略行为张目。十余年来，北约在全世界的所作所为，特别是通过阿富汗战争对中亚地区的势力渗透，无疑对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在北约 28 个成员国中占绝大多数的欧盟，既要继续维系欧洲与美国传统的战略伙伴关系和共同利益，又想越来越多地显示自己独立“国格”的欧洲防务特性，开始明确实施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加快构建以欧盟为主体的欧洲安全防务体系。在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以及北约新战略的背后，实则隐藏着当今世界单极霸权和多极化的矛盾和斗争。

北约战略调整和欧盟共同防务看似两个独立的命题，但实际上由于北约的绝大多数国家是欧盟成员国，两者有密不可分、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乃至相互排斥的关系。因此，可以认为，对当代国际安全格局和战略研究来说，任何将北约战略调整和欧盟共同防务分开进行的研究都是不完整的。而迄今为止，国内鲜见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成果，更遑论研究在它们的综合作用下对我国国际安全环境产生的影响。而对于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以及它同北约的相互关系这类问题，国外研究得也不够深入，因而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结构：美国学者更多关注北约问题，因为它涉及美国在冷战后的霸权战略；欧洲学者更愿意探讨欧盟共同防务问题，它事关欧洲切身的利益。此外，美欧学者的研究一般都限于某个专题，并且研究者的不同背景和研究方法往往导致研究结论的不同。

从上述意义上讲，本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A 类重大课题之成果，尝试从理论上揭示当今世界单极霸权和多极化的矛盾斗争的实质，弄清北约战略调整和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真实意图，了解其产生的作用、影响及发展趋势，对我们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提出有效的对策是具有充分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的。它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北约战略调整的实质、欧盟共同防务政策的作用以及两者对我国安全环境的影响，有助于我们了解欧美在防务战略上的利益异同以及欧洲安全中的俄罗斯因素，推动国内学术界对这类涉及欧美中俄多边“大战略”问题的深入研究。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副 部 长



2011 年 8 月 13 日于北京

目 录

绪论 欧洲安全形势与安全观念的变化	(1)
第一章 北约及其战略调整	(14)
第一节 冷战时期北约的战略沿革	(15)
第二节 冷战结束后北约的战略调整	(20)
第三节 北约新战略的理论透视	(49)
第二章 北约新战略的实施效果及前景	(58)
第一节 科索沃战争应验北约新战略	(58)
第二节 阿富汗战争中北约被边缘化	(63)
第三节 伊拉克战争中北约出现空前分裂	(69)
第四节 俄格冲突将北约置于两难境地	(76)
第五节 利比亚战争中北约有限介入	(77)
第六节 北约新战略的地位及其前景	(81)
第三章 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104)
第一节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演变	(104)
第二节 催生欧盟 ESDP 的战略因素	(113)
第三节 ESDP 的内容、功能及实施机制	(131)
第四节 ESDP 的实施效果及前景分析	(146)
第四章 欧美在防务战略上的利益异同	(154)
第一节 冷战后两大发展趋势对欧美关系的影响	(154)
第二节 欧美在防务领域的战略取向	(166)
第三节 北约战略与欧盟防务分析	(183)
第四节 欧美防务战略的未来	(201)
第五章 后冷战时期俄罗斯与西方大国关系的沿革	(214)
第一节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	(214)

第二节 俄罗斯与北约东扩	(233)
第三节 欧盟东扩与俄欧关系的发展	(246)
第六章 21 世纪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合作与斗争	(262)
第一节 俄、美、欧之间的激烈较量	(264)
第二节 俄罗斯的国际定位问题	(291)
第七章 北约战略调整与欧盟共同安全防务政策对中国安全	
环境的影响	(302)
第一节 北约战略调整、欧盟共同安全防务政策与冷战结束以来	
国际政治的演变	(302)
第二节 北约战略调整与欧盟共同安全防务政策的地缘	
政治影响	(316)
第三节 在地缘战略结构的变化中谋求中国的国家安全	(341)
主要参考文献	(357)
后记	(367)
Table of Content	(369)

绪论 欧洲安全形势与安全观念的变化

冷战结束，两极体制终结，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和安全状况。欧洲安全的主体、对象及实施的方式和手段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伴随着安全环境和参与者力量对比的沿革变化，相关各方的安全战略目标及其实施方式、手段也在进行重构和相应的调整。主要参与者为争夺欧洲安全的主导权与有利地位进行着反复的较量。

一 冷战后欧洲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的变化

冷战时期的欧洲格局是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东、西欧的分别控制，并以其为首的两大集团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持续对立为特征的。那时欧洲的格局泾渭分明，其安全和稳定主要是靠两大军事政治集团的对峙，靠所谓的“恐怖平衡”维持的。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东剧变、华约解体，特别是苏联从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消失，使两极格局由于一方的“塌陷”而瓦解。随着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在原苏东地区出现了一大批新的国际行为主体。这些国家都面临着政治经济转型和寻求新的国际定位的艰巨任务。而冷战期间以北约和欧共体为核心与主体形成的西欧安全共同体尽管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但也面临着适应性调整和变革的任务。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欧洲格局尤其是原苏东地区发展的不确定性，成为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

作为非欧洲国家的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始终是欧洲安全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在欧洲安全事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主导着欧洲安全秩序的建设与发展方向。随着苏东集团的瓦解，战后持续40多年的冷战告一段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

界成为冷战的胜利者，美国也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社会处理前南地区持续危机的进程表明，为巩固和发展冷战成果，美国在欧洲安全中仍然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不过随着冷战的结束，联结大西洋两岸关系的纽带也相应发生松动，欧美之间的矛盾有了新的发展。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洲以欧盟为依托独立处理欧洲事务的能力和呼声日增，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内要求与美国分享领导权。欧美安全关系经历着深刻的调整 and 变化，大西洋联盟本身需要进行适应性的改造与重组。

俄罗斯在欧洲安全中始终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冷战结束后，作为苏联主要继承国的俄罗斯，随着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转型和实力的迅速下降，不再对西方国家构成直接、严重的军事威胁。在两极格局终结之后，在可预见的将来在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消失或明显下降的情况下，由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因素造成的危机和不稳定，成为欧洲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原来在两极体制下被掩盖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凸显出来。这里有原苏东地区因民族、宗教和领土纠纷引发的局部战争与冲突；也有转型国家在转轨过程中所产生的动荡及其进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对西欧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与冲击。一些西方政界人士和学者宣称，局部地区的动荡以及由一国内部动乱引发的危机与暴力冲突，即“国家内部暴力”已取代“国家间暴力”构成对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① 在冷战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确定性已成为欧洲安全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而俄罗斯未来的地位与作用被认为是影响欧洲安全前景的一个重大不确定因素。^② 还有人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的泛滥对西方构成严重的威胁，欧洲邻近地区的不稳定局势也是危及欧洲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 新时期国家安全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扩展变化

安全历来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概念，人们往往随着时代的发

^① Michael J Glennon, "The New Interventionism: The Search for a Just International Law",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3 May/June 1999.

^② Martin A. Smith and Graham Timmins ed., *Uncertain Europe: Building a New European Security Order?* Routledge 2001, p. 279.

展沿革不断调整对安全的界定。从语义学上讲,安全是指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这样一种状态。从本质上说,安全是涉及安全主体的生存状态问题,是关系到安全主体的利益能否不受外力阻碍而实现的问题。安全观是指人们对安全问题最一般的看法和观念,主要包括:安全的主体是什么,安全的内容是什么以及用什么手段来维护和实现主体的安全等。^①

进入新时期以来,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重要变化。长期以来,特别是在冷战的条件下,几乎所有的安全问题基本上都与两极结构有关,人们把目光聚焦于国家的生存层面上。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东西方安全困境、美苏战略力量平衡以及核武器系统的发展和影响等问题上,形成了以政治和军事为中心的传统国家安全观。但是,随着冷战的终结,长期受到压制和掩盖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矛盾与问题浮现突出起来。特别是近年来迅猛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使得安全的层面所涵盖的内容大大扩展。

一方面,安全主体的层面从传统的国家层面向个体和全球两个方向延伸。它把个人、社会、国家,直至整个国际社会都看成安全的主体;强调个人的生活质量和政治权利是国家最应该关心的事情,重视制度化的国际合作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认为国家利益是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三位一体的统一,实现和维护三者的利益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也是制定国家安全构想的基本出发点和根本归宿。另一方面,安全所涵盖的内容广泛扩及除军事以外的诸多领域,表明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是全方位、多方面的。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仅仅依靠维护其政治和军事安全是不够的,还需要维护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科学技术安全和生态安全,等等。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事件表明,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公害”。

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不仅来自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还来自一些非国家行为体的挑战和威胁。它提醒人们应以更为广阔的视野看待安全问题。国际安全的主体不仅有传统的行为主体——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某些跨国

^① 参阅朱立群《欧洲安全组织与安全结构》第一章第一节“概念的界定”,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王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从传统安全观向新型安全观的转型”,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1期。

组织机构和个人也在扮演重要的角色。非对称性战争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注意。无论是维护国家安全还是国际安全,以传统的安全观处置都已不够,必须确立一种集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生态、文化和社会安全于一体的综合安全观。反恐怖主义的斗争单纯靠军事打击也是不行的。要根绝恐怖主义,必须设法化解与消除导致恐怖主义滋生与蔓延的各种矛盾和土壤。

谈及新时期的欧洲安全问题,这里有必要专门提一下“安全共同体”理论。^①以主权国家作为安全主体进行研究,历来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重点。但是欧洲的情况有其特殊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特别是西欧地区的安全防务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使这一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就安全问题而言,国家安全与地区安全联系日益紧密,在安全领域的多边主义合作成为各个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选择。北约组织和西欧联盟等多边合作组织,成为各国在安全防务领域采取多边主义反应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削弱了国家的主权观念,把一批分散的中小国家整合到一起,使它们具有了共同利益和整体观念,从而使这一地区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安全共同体,并推动它们日益加强安全领域的合作。

后冷战时期欧洲地区安全结构的重建,正是在以北约和欧盟为中心的西方各种多边组织的改造与扩展基础上展开的。“安全共同体”的概念最早是由研究政治共同体建设的卡尔·多伊奇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8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建构主义的发展,关于“安全共同体”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1998年出版的阿德勒和巴奈特的《安全共同体》(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是其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多伊奇等将安全共同体界定为“是一个在其中存在着真正信任,其成员之间确实确实相互不打仗,而是通过某些其他方式解决它们之间争端的共同体”^②。一般说来,共同体具有三个特点:(1)共同体成员国通常在身份、价值观和思想意识方面具有共识;(2)它们在许多方面有着直接的联系;

① 参阅朱立群《欧洲安全组织与安全结构》第一章“概念、理论、分析框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同上书,第26页。

(3) 共同体通常在某种程度上会表现出一种反映成员国之间长远利益的互惠倾向。总之,在多伊奇看来,安全共同体正是建立在国家间行为在互动中逐步形成相互信任、责任分担及其成员共同身份认同的基础之上。

安全共同体理论是属于自由主义安全观范畴下的一种安全理论构想。自由主义理论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它重视国际进程因素,强调国际社会是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间的互动产生了对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的需求,它们使国际系统的无政府状态逐渐受到控制。但包括安全共同体在内、广泛流行于西方国家的某些新安全理论,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片面性。某些主张是超前和脱离现实的,例如认为国家主权概念已经过时、个人安全占首要地位等,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和“新干涉主义”思想。而诸如民主和平论与仁慈霸权论之类的观点,则带有强烈的阶级偏见和西方中心论思想。目前在世界各国占主导地位的安全观是一种综合安全观,它包容了传统安全观和新型安全观的某些特点,也可以称之为过渡性安全观。

三 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和单极与多极之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两极体制的终结,国际关系失去了冷战年代所固有的那种泾渭分明和秩序相对稳定的特性。国际社会面临着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构筑新的国际机制的问题:如何构筑未来的世界格局,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国际社会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反复较量,斗争的焦点是单极与多极之争,是构筑一个照顾到整个国际社会利益和愿望的多极结构,还是把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利益和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或整个国际社会。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多年持续增长,高技术优势增强;特别是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又接连得手,更凸显了美国的超强优势地位。而俄罗斯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国在经济军事实力急剧衰落的同时,也经历着严峻的身份认同考验和国际定位危机,在短期内难以同美国进行有效的抗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是利用两极体制终结后出现的这种力量失衡状态,大肆向北约域外进行扩张,试图在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建立一种由西方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美国更是热衷于建立一个单极世界。西方的这种

攻势,起初曾利用独联体、东欧国家要求“融入国际社会”和“回归欧洲”的愿望,利用联合国和欧安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授权以合法的形式进行。随着西方的屡屡得手和俄罗斯的衰弱与步步退让,美国的霸气越来越盛。海湾战争的胜利助长了美国建立以其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决心。为创建“美国治下的和平”,它多方插手肆无忌惮地进行扩张,为此而不惜动用武力。例如在科索沃危机中,美国和某些西欧国家竟以处理危机为名,打着预防“人道主义灾难”的旗号,由北约组织出面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公然对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进行军事打击,为北约进行域外扩张和干预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9·11”事件后,美国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中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它以推广西方“民主”制度和“反恐怖主义”为名,行扩张、打击和排斥异己之实。2003年3月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十分有力的例证。

世界各种文明、各民族国家的多样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美国妄想以强制手段把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以一种自己中意的模式置于其统治之下,是难以做到的。冷战结束之初,弗朗西斯·福山曾提出《历史的终结》说,但事态的发展表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仍在继续,中国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顶住了国内外的压力,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壮大。与此同时,由于历史、现实不同,以及传统、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世界各国必然拥有各自不同的国情、体制和利益关系,不可能都心甘情愿地接受美国强加给它们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国际秩序。“今天,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资源,都不足于在单极世界框架内对所有国家完全实现‘有限主权’的意志。”“无论是美国还是北约都无力单独保障国际安全、发挥‘世界警察’的作用。”^①

多极化是世界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多极是对单极世界的一种制约和抗衡。所谓多极化,主要是指世界上存在着多个对地区或世界事务具有重要影响的实力中心。事实上在冷战时期多极化的趋势已经出现。只不过这种趋势当时被意识形态对抗支配的两极格局所掩盖罢了。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力量格局的多极性表现得更为明显。除美国之外,中国、俄罗斯、欧盟和日本等事实上也都是在一定地区或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的力量中心。当然,对于“极”的界定人们存在着广泛的歧义和争论。鉴于目前尚

^① [俄]伊·伊万诺夫著:《俄罗斯新外交》,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没有任何其他一个“极”可以与美国相抗衡,所以有人主张用“一超多强”或“一超多元”来形容目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的世界格局。“一超”当然是指美国,而“多强”则指其他几个主要的力量中心。这也许不失为是一种相对比较明晰的表述。不过,这里也存在着不太贴切的地方。就“多强”而言,由于它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其中不少是美国的长期或暂时盟友。多极格局的发展对削弱美国的超强地位以及制约其霸权行径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影响,但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进程,短期内效果有时也许并不那么理想和明显。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国际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情况发生了相当明显的变化。首先是美国“一超”地位的实力下降及其霸权基础的相对衰落。冷战结束后,美国依据其超强优势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大肆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扩张,推行单边主义政策。“过度”扩张使其疲于奔命,消耗了其强势的经济军事实力;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也使其政治、文化影响与控制力受到严重损害。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使美国深陷泥潭,声誉扫地,类似法、德那样一些西方盟友也力图与美国的霸权主义划清界限,同其强权政治行为保持一定距离。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东亚、西欧、俄罗斯和拉美一些国家的经济迅速崛起与复苏,尤其是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所谓的“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开始动摇美国经济霸权的根基。而在美国政治、军事霸权主义的步步威逼之下,俄罗斯与中国两个大国之间不断发展的战略协作关系,则有助于遏制美国试图独霸世界的单极化图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有人提出了世界正迈向“无极化”时代的说法。^①法国总统萨科齐则认为,冷战结束后一度形成的“单极世界”局面已经结束。未来30年至40年内,世界将进入“相对大国”时代。^②当然,目前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仍举足轻重,仍然是西方世界的当然领袖,世界格局显现出来的多极性还不时会受到美国权力的影响与制约。不过,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使美元霸权和美国的经济实力受到沉重打击,其政治上的影响力也遭受相当大的损害,这无疑将加剧国际权力格局的发

① 《美国地位下降 世界正迈向“无极化”时代》,新华网2008年1月25日。

② 黄晴:《西方开始反思“西方”》,载《人民日报》2008年1月31日第3版。

展变化。^①

四 围绕欧洲安全与防务主导权的竞争与较量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洲包括国家行为体和区域安全组织在内的各种力量,围绕后冷战时期建立什么样的安全结构和安全秩序问题进行了反复的竞争与较量。美国主导的北约组织、以欧盟为依托的西欧安全共同体以及俄罗斯在其中享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独联体等,扮演着决定或影响欧洲安全秩序的主要角色。美、欧、俄三方围绕欧洲安全与防务主导权的矛盾和斗争则贯穿于冷战后欧洲安全结构重构的整个过程。

北约组织及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40 多年来一直在欧洲安全结构中居于中心地位。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欧洲形势的剧变,旨在维持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的旧联盟体制的依据不复存在。美国一直在设法寻求一项不致使其完全退出欧洲的解决办法。改造和加强北约组织,使其成为重建的欧洲安全结构的中心,以维护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就是美国设计的这样一种方案。与之不同,以法国为代表的某些欧盟国家,虽然也不否认在重构欧洲安全结构时有必要保留北约组织,以作为维系欧美联盟的纽带;但强调需要确立欧洲的防务特性,主张建立一个摆脱美国控制、独立于北约组织之外的欧洲防务实体,希望逐步形成以欧盟为核心的新欧洲安全结构。当然,欧盟内部意见并不统一。以英国为代表的另一些国家,长期以来都反对建立独立于北约之外的欧洲防务实体,认为只有通过大西洋联盟实施的防务才是可靠的。它们担心削弱欧洲通过北约同美国形成的传统联系,会危及欧洲的安全与均衡。

但是欧洲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前南地区的事态发展,促使欧、美大国调整它们的政策立场,逐步达成了某些共识。首先,前南地区的危机、波黑冲突和科索沃战争表明,北约组织仍是在军事上唯一能对欧洲地区危机或冲突做出大规模有效反应的组织;而要确保行动的成功和有效,往往还需要美国的直接参与和介入。随着客观事态的发展,北约组织及美国在欧洲安全中的主导地位 and 重要性似乎已被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所

^① 参阅王振华《从当前西方金融危机看世界格局的变化及其走势》,参见李慎明主编《美元霸权与经济危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认可。法国在游离于北约核心军事决策体系之外 40 余年之后,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就说明了这一点。其次,美国是唯一能在欧洲大国之间起制衡作用的力量,而美国在欧洲的存在是以北约组织为依托的。北约第一任秘书长英国人伊斯迈勋爵曾形象地把北约的作用概括为:挡住俄国人,留住美国人,镇住德国人。^①这一提法尽管出自于冷战年代,但是至今也并非完全过时。事实上,美国目前仍是平衡重新崛起的德国和仍具有巨大军事潜力的俄罗斯的主要力量。

另外,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迅速发展,欧盟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形成的巨大内聚力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安全作用。与此同时,以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为核心的政治联盟建设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然而,欧盟对前南地区危机的处理,则暴露了它在安全防务问题上的软弱性。事态的发展表明,欧洲国家既不能期待美国介入欧洲每一个危机地区的行动,更不能指望它事事都顾及欧洲的利益。欧洲国家在安全事务中必须越来越多地自己照料自己。科索沃战争更成为“防务欧洲”诞生的“催化剂”,促使欧盟国家感悟到建立共同防务的紧迫性,从而推动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实施。不过欧盟作为一个安全共同体的中心,其功能主要还是从“软安全”的角度体现出来的,即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角度作为一个“安全锚地”在欧洲安全结构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②而其军事防务能力至今仍十分有限。欧盟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独立防务,恐怕还需历经相当漫长而曲折的路程。

至于俄罗斯对欧洲安全结构和安全秩序的构想,则有其独特的视角和主张。俄罗斯是在苏联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解体和联盟国家瓦解的基础上诞生的。它关于欧洲安全的构想,是与其对俄罗斯未来发展方向的探索和国际定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冷战结束之初,俄罗斯的社会意识形态处于迅急变化的兴奋状态。一些人憧憬与西方的关系由冲突迅速转向接近,期待西方国家彻底改变对俄罗斯的态度。当时的俄罗斯政府决定加速实现同欧洲大西洋结构一体化,把同西方建立“结盟”关系作为其对外战略的首要任务。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一政策构想缺乏足够的现实基础。

^① Paul Cornish, “European Security: The End of Architecture and the New NA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72 (1996), p. 760.

^② 朱立群:《欧洲安全组织与安全结构》,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 页。